



史書大紀

將

宗澤

趙范

班勇

趙充國

祭彤

段熲

王忠嗣

曹瑋

孫樵

岳飛

陳湯

巴而

鄧訓

虞詡

馬隆

劉仁軌

常皋

种世衡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氏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
翼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進士第廷對極
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
檄澤與邑令視河歸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
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
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
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辨
卒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為屬辭調衢州龍游令調晉州
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
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

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
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
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與所親
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步東陽給廬山谷間靖康中丞陳
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議者謂澤剛正不屈
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
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
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杼然澤至繕
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
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三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
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

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
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
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牛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
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
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
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迺自
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夜張德夾擊大破之金人
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
王開天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兵渡河見王謂京城受
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賁蠟封欽宗
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

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年二正月澤至開德十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荅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濶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

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

軍金人夜至

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往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

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
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
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偽赦或啓雄
奸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又上書言今天下所
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又以慰天下之心
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
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偽因累表進勸
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
剛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剛竒之上欲留澤潛善
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
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

之萬世柰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
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開奸邪之臣朝進一
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
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
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于河
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禘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
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息足矣上
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
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
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
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

為盜者駐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揚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

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仲南輩所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

相恪不為慮不修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
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
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
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
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
犯法將刑澤一見竒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
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為統
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
路籍籍咸以為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生靈無依失所
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
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是守和

議果不足以息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
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
為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今之
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
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柰何輕棄以
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
腹心也兩河雖未收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
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
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
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
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彥伯

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善等
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
諸將皆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
斷河梁耳乃命走將劉衍趨滑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
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年金
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迎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
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
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
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
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
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

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
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
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
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誘
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脇從偵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
張撟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撟至滑
迎戰敵騎十倍請少避其鋒撟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
公力戰死之澤聞撟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撟死二日
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撟喪歸恤其家以宣權
知滑州金人自是不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
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

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
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
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
乖謬所致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處
諸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
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
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
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
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虛實盡得
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
勦除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淚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

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
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
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
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
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
舉踵日望官軍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
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
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為偏
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為
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
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衆懼

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為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斬之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隆往救世隆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䟽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闕即渡河勦敵揚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悌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

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脩寶籙宮以為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詔降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塵蒙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死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動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俸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

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克畱守乃以穎為判官克反澤所為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為盜而中原不守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狗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廷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克部伍飛請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補承信郎以隸畱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

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以登大寶社稷有
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可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
其怠擊之黃潛善汪彥伯輩不能承意恢復奉車駕日益
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
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
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
足恃用兵在先定謀乘枝曳柴以敗荆莫教承樵以致絞
皆定謀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
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
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

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
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燾而舞
諸軍爭奮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澤
卒杜充代之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
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
聽遂與俱歸時命充守建康金兵至充迎降建康失守兀
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道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
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
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
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相附兀朮
攻常州宜與令迎飛移屯馬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

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

飛設伏建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三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于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偽降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殫壓盜賊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擢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

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蜂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者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翼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復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葺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葺嶺連控險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

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彬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首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之人感其德繪

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揚么亦與偽齊通欲順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

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為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陽平趙鼎奏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命招捕揚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

曰岳節使彌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其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候來年議之飛

曰已有定畫都督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甬州黃佐招揚欽來降飛喜曰揚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劉銑余端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

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碍不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鼻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詔兼蘄黃置制使鞏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出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

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置司襄陽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潞州拔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虬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一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已而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與趙鼎曰劉麟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敵兵

已去淮鄉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
飛乃還軍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
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執入見帝從
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
一斛然非精潔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
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褊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其
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
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
安踊踴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其寡取易盈好
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
從幸建康以王德鄺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

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
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
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
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
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
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荅
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
命之曰中原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
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張浚議事浚
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
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

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後曰張宣撫如何
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後曰然則揚沂中爾飛曰沂
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後艷然曰後固知非太尉不可
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
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墓母側後怒奏以張宗元為
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
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
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
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投兵進討順天道因
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

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
報而酈瓊叛後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
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
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
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
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
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
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
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
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

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開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
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
業其在事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
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擗銜之執以復河
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仇報國
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
安可憂而不可賀可劓飭兵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
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偃謁諸
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
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擗白帝止
其行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

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
貴牛臯董先揚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
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
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
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
示無忘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諸路
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
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
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
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
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盖天大王與韓常之兵

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
麋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术有軍勁皆重鎧貫以索
三人為聯號為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
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相連
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术大慟曰自
海上起兵來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术益兵來部將王剛以
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
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
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遊奕雲
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
翼繼之殺兀术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董兀术遁去

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
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术等皆令老少
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儁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
术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
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梁興等
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
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琪等舉眾來歸金人動息山
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
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
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
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术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

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
烏陵思謀素弼禁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
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華
時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
之屬皆密授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
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府與諸軍痛飲爾方指
日渡河而檜欲盡准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
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
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揚沂中
等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
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

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運金人
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
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徒從而南者如市
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以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
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
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
臣在而大將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成功乎兀术
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
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年十一 諜報金分道渡淮飛
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
趨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而來巢穴必虛若長

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术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揚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

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制俊益耻揚公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寇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紘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致生事紘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

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
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
檜大怒俊知朝廷欲議和首請罷所統兵于是與檜意合
言無不從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為已任
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
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
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
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
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勸飛又風中丞侍御史
文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
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

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貴志未伸也又諭張俊
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
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
鞠之飛裂裳以背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而
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
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
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
西事為言高笑曰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
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
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
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資徙家嶺南幕属于鵬等從

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甯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嘗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妹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之以狗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啗掠卒有疾躬為調藥餌

趙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

嘉定三年

嘗與弟葵殲金人於高

頭

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

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
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
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之不暇則吾圍不守
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可勝敵而無
後患

十五年

丁父憂起復通判揚州

十六年

為軍

十七年

知淮東

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
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晞稷書
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孫海者其

衆六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勅馬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於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蔡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瑋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瑋須

令親履行陣指縱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其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盜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於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也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預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

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涕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已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箴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且決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

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痛惡其為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將指為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

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為之得書為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於癸癸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除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毋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哉今或謂吳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屯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以嬰城青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

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則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惟陽金陵谷合肥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

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
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稼禍於金人矣或
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國之北一以
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以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
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
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
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欲復令知池州
紹定三年遷淮東安撫副使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
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
之捷徑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
半瓜洲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

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皋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
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
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
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
范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入洛之師大潰乃授荆湖安撫
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
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
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
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因
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
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蓋自岳飛收復

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
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尋奉祀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
官送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官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
於家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自
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
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
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
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復以薦
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延壽俱出先是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
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韓見郅
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
兵送呼延邪單于郅支由是遂破西呼倡堅昆丁令兼三

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延邪而不助已因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計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捐棄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廼始無應敵之數知勇懼困以致耻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漢疆之節承明皇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于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

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即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延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脇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許疆漢遣子入侍

其驕慢如此

三年

昭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沉勇有大畧

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奉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止馬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之部勒行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二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畧大昆彌千餘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聞呼其貴人居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

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男子開年以為導貝色男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

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城上更招漢軍曰閉來百餘騎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人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來遠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

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
數奔營不利輒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
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
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鎗死
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賫帛
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人
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
䟽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
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蕃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
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
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

應天氣精明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藁
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明王首更歷諸
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
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
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
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
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
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䟽言臣與
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擒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
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

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
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
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
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不決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虎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

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

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

人庸書以供養父勞苦常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

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

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

相者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

者指曰生燕頤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竇固出擊匈

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

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

王廣奉超禮甚敬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

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

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

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士吏三十六

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欲立大

功以求富貴今虜使裁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

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

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膽破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彼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起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鄯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

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推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祀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皇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

疏勒王

明年春

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

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於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國憂恐其都尉

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頸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涕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願復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吉谷效命絕

域庶幾張騫弃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獠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狄夷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土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敷湟葑苳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

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及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弔遂以幹為假司馬將施刑義及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大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皇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

幢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尉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子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子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令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年明

復遣

假司馬

和恭等

四人

將兵

八百

人

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起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及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賫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

年後

三

忠說

康居

王借兵

還據

損中

年明

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
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緩所得生口龜茲
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
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
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
車遂降龜茲等困各退散自是威振西域初月氏嘗助漢
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
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
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
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
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

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
賫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起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以示
謝謝王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
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
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脇
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京師超
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湏尉黎以前
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秘年超遂廢龜茲鄯善等八國
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黎界
而遣說焉耆尉黎危湏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
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

王五彩五百匹馬者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
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来王
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
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
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黎
奉獻珍物焉者國有常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
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到焉者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
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者左侯元
孟先嘗質京師密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
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者王廣尉黎王汎
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父等十七人懼

誅皆亡入海而危湏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湏王
何故不到腹父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
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抄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
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者王超
留焉者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
焉明年下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
思土年十一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孤死首丘代
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
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穢
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
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

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
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
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年十八
月至洛陽拜為射生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帝
遣中黃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馬使
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為
都尉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
猥承君後任重慮深宜有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
大位豈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士吏本非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
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大和宜蕩佚簡易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
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
超所戒

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風

元永

初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與

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
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
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
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畧有北道鄯善
王急求于救曹宗宗因此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
耻因復取西域 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
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

強盛兼總白蠻以逼障塞於是於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羗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

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何云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故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無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以其無益於中國

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鄰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貨必弱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域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毛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追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

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抄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京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抄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復以勇為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鄰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

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也田柳中四年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車師疏勒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耻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

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益未降勇上請攻元益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徵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益懼誅逆遣使降乞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益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巴而朮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先世居畏
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一夕有神光降于樹在兩
河之間人即其所而侯之樹乃生癭若懷妊狀九月又十
日而樹癭裂得嬰兒者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
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
為玉倫的斤數與人相攻戰久之議和親以息民罷兵於
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
力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靈山南有石山曰福山
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疆以有此山也蓋壞
其山以弱其國乃告諸的斤曰既為婚姻將有求於爾其

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的斤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醲醋其石碎乃輦石而去國中鳥獸為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卒災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乃遷於交州即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居是者九百七十餘載而至已而木的斤臣於契丹歲已聞太祖興朔方遂殺丹契所置監國等官欲來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即遣使入奏率部眾為臣僕是時帝征大陽可汗射其子脫脫殺之脫脫之子四人以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將奔亦都護先遣使往亦都護之四人者至與大戰於襜河亦都護遣其國相來報

帝復遣使還諭亦都護遂以金寶入貢拜朝帝於怯綠連奏曰陛下若思顧臣使得與陛下四子之末庶幾竭其犬馬之力帝感其言使尚公主且得序於諸子征罕勉力鎖回回諸國將部曲萬人以先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帝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既卒而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王古倫赤的斤卒子馬木刺的斤嗣將探馬軍萬人從憲宗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火州卒至元三年世祖命其子人赤哈兒的斤嗣為亦都護海都之亂畏兀兒之民遭亂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畏兀兒之衆復輯年十二都哇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聲言曰阿只吉奧魯只諸王以三十

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當吾鋒乎亦都
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吾生以此城為家吾死以此城
為墓終不能從爾也受圍凡六月不解都哇以書繫矢射
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附我且爾祖嘗尚公
主矣爾能以女與我則休兵不然則急攻城其民相與言
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相與俱亡矣亦都
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
見以其女載以茵引繩縋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
朝帝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又錫鈔十萬錠以賑其
民還鎮火州屯於州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忽
至其地大戰力盡遂死之子幼紐隣的斤尚幼詣闕請兵

北以征以復父讐帝壯其志賜金幣巨萬妻以公主一有
旨師出河出俟北征諸軍齊旅遂留永昌會吐蕃脫思麻
作亂詔以本部馬軍等軍萬人鎮吐蕃宣威德明信賊用
歛迹其民賴以安武宗召還嗣為亦都護仁始稽故實封
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印行諸
畏兀兒之境領兵火州復元畏兀兒城池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為騎士
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妙將
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
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
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二
十餘創嗟嘆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
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北
上國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兼水
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為蒲
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祭

十餘萬餘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
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
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羗先零豪言願時渡
湟水北逐民所不由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
不敬是後羗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
先零遂與諸羗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
問充國對曰羗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
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羗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
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令豪封煎等與通使
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羗曰漢貳師將軍衆十
餘萬人降匈奴羗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

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羗合非一世也問者匈奴
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
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
遣使至羗中道從沙陰地出益澤過長阬入窟水塞南抵
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羗變未止此且復結連地種宜未
然為之備後月餘羗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籍兵欲擊鄯
善敦湟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
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羗中先零罕开廼解仇
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勅視
諸羗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
行視諸羗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

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羗及歸羗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掠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羗至浩亶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羗虜何如當用幾人充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城圖上方略然羗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湏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啣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

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羗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平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享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羗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閉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今居虜並出入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捕山間虜通

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
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
為質克國以為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
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羗人犯法者能相捕者除罪斬大
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
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
國計欲以威信招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廼擊
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
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羗騎與武威張
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
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

乃進兵此虜在外境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
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
馬食以七月上旬齊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
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
不能盡誅置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復擊之大兵
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克國今與校尉以下吏士知
羗事者博議克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
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他負三十日食為
米二斛四斗麥四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
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
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

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勤皆當此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羗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開闇昧之過隱為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知其俗者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少為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羗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勅讓元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羗人當獲麥已遠其

妻子精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千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羗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姑月氏兵四千人亡虜萬二千人賫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開羗入鮮水北句廡上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共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

詔中郎將卬將胡越倣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不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羗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羨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罕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羗楊玉此羗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侯便為寇罕羗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

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羗欲為湟敦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湏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羗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湏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寔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

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
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所願念獨思惟兵利害
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
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
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甲申奏七月璽書
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父屯聚解弛望
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
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
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
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
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

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
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
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
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
病上璽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脰寒泄將軍年老加疾
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令詔破羌將軍諸屯所為將
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
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
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
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

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
克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用吾言羗虜得至是邪往
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卒武賢承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
國竟沮敗羗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
斛穀羗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
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羗人故敢為逆失之毫
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
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
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
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士吏馬牛
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

斛芟藁三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
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妙
勝之策且羗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
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
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省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合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
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
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
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
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

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
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
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
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
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
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
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服辜兵決可期月
而望羗騎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十
一輩此坐支之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留田便宜十

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
並行一也又因排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
成羗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
月之食度支田士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
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
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疫疾
疥墜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
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關之執九也又亡驚
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陁中道橋可
令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籍上過師十一也大

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邪將軍獨不計虜間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略暴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

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虜為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便兵弩飭閉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擒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

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
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
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親
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當隍中亦未可空如是繇
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憂今久轉運煩費
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
承威德奉厚幣擁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
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
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

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當天誅
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
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
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十八
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
事利害後將軍數盡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羗虜可勝之道
今聽將軍將軍善其上當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
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羗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
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
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羗斬首二千級中郎將

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
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充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軍凡
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
者六七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
羗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
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羗強弩出擊多斬首獲
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
矣將軍既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
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
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
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

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
衛尉其秋羗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
王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羗之屬四
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
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詔舉可護羗校尉者時充國病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與蠻夷
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病免五府
復舉湯湯數醉酌羗人羗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羗
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語印道車騎將軍張
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

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
免及充國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
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
充國訖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
四夷大議常與叅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薨謚曰
壯侯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

顯宗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永平

理虜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

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

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

難立以具上言肅宗遂罷其役更其驢輦歲省費億萬計

全活徒士數千人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

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

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

人期冰合渡河攻鄧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

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羗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羗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脇氏月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羗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羗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絲髮緣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日其急迫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羗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嘗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

者數百人以為從義羗胡羗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危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病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羗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彌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羗兵四千人出掩擊迷唐於馮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單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羗所攻於是義從羗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級獲生口二千人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

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彌稽顙歸死餘皆
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
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
塢壁而已四年病卒時年五十三吏人羗胡愛惜旦夕臨
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
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
死我曹亦俱死耳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父使謁者持節至
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
子隲京悝弘閻

祭彤遵從弟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為黃門侍郎常在左右
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
奉祠之彤有權畧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賁
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
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
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殺
略吏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分
屯障塞帝以彤為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
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
破走之二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

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
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
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二十五年乃
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
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蒲離高句驪之屬遂駱
驛疑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何邑落諸豪並
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
耳偏何等皆仰天拍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
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
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
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

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
郡不能禁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

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讐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
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

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大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

顯宗既嘉其功又羨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
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
為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頽指子路

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以

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
山信初有嫌于彤行至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

以為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
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斃血死臨謂其子曰
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恨義不可以無
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
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
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
彤無已每朝頌京師常過家拜謁仰天號哭乃去遼東吏
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塋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
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鮮卑入郡界參坐
沮敗下獄死彤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永初
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
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永敗壞
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詡
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
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
涼州即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
詡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
今羗胡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在後故也其
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

棄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
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以補
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
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
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
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
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和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
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
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
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
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

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
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
謀謨廟堂及長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
以詡籌之知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
去倉敖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衆劫
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
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
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緣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
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
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以采絁

縫其裾為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後羗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羗乃
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峭谷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
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抄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
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
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
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
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日竈增必謂郡兵來迎
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
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為矢力弱不能至

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
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
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
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
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
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
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
一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
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偕傭於是水運通利歲省
四十餘萬永和遷尚書令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
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如何能

不有寃哉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段穎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穎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
賄長乃折節好古學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
塞穎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譙去乃使驛騎詐賫璽
書詔穎穎於是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
穎穎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
寇刑竟徵拜議郎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煎勒姐
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穎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
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
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
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

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餘落并兵晨奔頽
軍頽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頽追之且閉
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
塞二千餘里斬燒河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
羗斬首溺死千六百人燒黨種九十餘口詣頽降又雜種
羗屯聚白石頽復進擊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
街殺畧吏民頽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上郡沈氏隴
西牢姐烏吾諸種羗共寇并涼二州頽將湟中義從討之
涼州刺史郭閑貪共其功稽固頽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
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閑歸罪於頽頽坐徵下獄輸作左校
羗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鄧諸郡於是守闕訟頽

以千數朝廷知頽為郭閑所誣詔問其狀頽但謝罪不敢
言枉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
滇那等諸種羗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
寇勢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頽為護羗校尉乘驛之職明年
春羗封僂良多滇那等首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
頽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頽將餘人擊破之斬其首
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頽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
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於湟中頽兵敗被圍三日用
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
頽遂窮迫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
散北畧武威間頽凡破西羗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

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頽都鄉侯邑五百戶元永康當煎諸種反復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頽復追擊於鳶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羗於此弭定而東羗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頽曰先零東羗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頽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畧頽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羗雖數叛逆而逆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彼更招降坐致強敵耳臣以

為狼子野心難以息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計東種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術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羗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寇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諸羗反叛四十年有用二萬四十億永和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庶竭鴛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其所上建寧元頽

將兵萬餘人賫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
戰于逢義山虜兵盛頽衆恐頽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
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
千里進則事走必盡死弩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
赴頽騎馳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
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頽復追羗出橋門至走馬冰上尋聞
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
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頽乃分遣騎司馬田晏
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統其西羗分六
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羗潰走頽急進與晏等兵追
之於令鮮水上頽士卒饑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散

走頽遂相與連綴且閉且引及於靈武谷頽乃被甲先登
士卒無敢後者羗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皆
重繭既到汪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
上言東羗雖破餘衆難盡頽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
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頽頽復上言臣本知東羗雖衆而
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
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故言故臣謀得
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羗之訐飾潤辭意
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羗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
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
害中興以來羗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

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刑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宫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真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猶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首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羗所制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

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禦願卒斯言一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羗類以春農百姓布野羗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類自進營去羗所屯凡停山四十五里遣口晏夏育在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羗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羗義從羗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羗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類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啣枚夜

上西山結營守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羗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羗復敗散頰迫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糴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羗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八千六百餘頭費用四十二萬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

春

年

徵

還

京師

將

秦

胡

步

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軍至拜侍中再遷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勝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代喬玄為太尉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頰功靈帝詔引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明云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恭始將興伐吳之役
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
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
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兗州舉隆才甚良將稍遷
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
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
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
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
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
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

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用郡兵多值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劾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充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以三軍年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木機等能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逼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卓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以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

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窺衆奮不顧難曾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勲償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珉馭日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乃從珉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

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癸每為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務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為寇太願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密親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於是召隆以舒伐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悞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卒於官

王忠嗣華州鄭人天寶元年為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殺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問伺虜隙時上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絃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

世未有也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
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
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
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待盍取
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撫過咎會董延光
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
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
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
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
口有如一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得一
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恐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

明日見青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
身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
過期不克果許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
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
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
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
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
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舒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畧
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為名將初在朔方至如市輒高價
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
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
每動止畫地書寓所習卒以通傳聞武德河南道安撫大
使任環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藁為竄定數言環騷異
赤牒補息州叅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
狠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
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
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校獵
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
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
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

私交泰壘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為李義府所惡
出為青州刺史

顯慶五年

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

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初蘓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
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
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
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眾并發
新羅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
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眾招還叛亡
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兵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
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義去留計將
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

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討百濟留兵鎮守制
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
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應接虜
必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矣高麗之
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
餘豐猜二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
輕動眾從其議乃請益兵時賊守貞峴城仁軌夜督新羅
兵薄城拔堞比明入之遂通新羅饒道而豐果襲殺福信
遣使至高麗倭丐援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
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
盍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

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師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實劔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忠等率其衆與倭人降獨首帥遲受信據任存誠未下始定方破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昇取任存自劾即給鎧伏糧糒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疆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

弔祭焉嘗復尸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堰賑貧代乏勸課耕種為立官社民皆得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畧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能帝歎賞之超進仁軌六階貞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賚妻子璽書褒勉先是微觀永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推受子弟顯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遜率得避免所募皆傳勞寒憊無鬪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挾餘隆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為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為卑列道總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

巡狩方岳又經畧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獲等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準詔耳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為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乃請所領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荅曰當削平遼海須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僭羅倭四國首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為右相累功封樂城縣男總章元年為熊津安撫大使兼涇江道總管副李績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聽致仕俄召為隴州刺史同中書門下三品咸亨五年為鷄林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絕瓠蘆

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為公吐蕃入寇命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因陳吕后產祿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事嗣曁璽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詔贈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脇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傷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然官由州縣至宰輔善政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洮河奏請機急多為中

書令李敬玄所抑卻仁軌乃表敬玄為帥以代已果覆其
眾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郎將姜嗣宗以使來因語
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耶曰知及還表
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子濟官太子舍人
中為酷吏所殺中宗即位以仁軌有東宮舊再贈司空

曹瑋字寶臣父彬瑋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
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
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
宗即位改知渭州馭軍嚴明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
老将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
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羗由是康
奴等族請內附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
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
習障塞蹊隧曉羗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
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歛

州為兵出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迺以為真定路都鈐轄瑋嘗上泾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俾諸將按圖計事復為泾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廝囉強盛立遵佐之

乃上書求弮贊普可弮汗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廝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為保順軍節度使恩如廝督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弮為立文法唃廝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廝敦為順州刺史初張信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采一端築宮門治坊床穰靜戎

三陽定西伏羗永寧小洛門威遠十砦後壕三百八十里
皆役屬羗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唃廝囉率衆數萬大入
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瑋遣問殺導
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
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為熟戶時瑋作塹抵撈囉隴西
藩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
王還過宗歌界立導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撈
囉隴來幸為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為一家因使種
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唃廝囉勢蹙退保磧中
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砦都
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以瑋為廊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

等州緣邊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
衆拜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為
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容州觀察
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為謂所忌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
不以弓張矢箠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又知天雄
軍以疾守河陽數月為真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
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
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餘僚吏中坐失瑋所
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卧
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創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遯去
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廝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

東嚮合手加頰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
縱馳驅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
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往往密付瑋處之
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
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羗殺邊民入羊馬
贖罪瑋下令曰羗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
無敢犯環慶屬羗田多為邊人兩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
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
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護課市一馬
馬必勝甲然後官藉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
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整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

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羗百帳以上其首
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
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
羗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率領深廣丈五尺山
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法天
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
為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
者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
客外舍瑋欲撫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
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
瑋殆名將也瑋為將不知其父寬然自為一家

常臯始仕為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
度鳳翔置營田判官德宗守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
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
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光雲督之至是雲光謀
請臯為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璠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
克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以為
天子使我御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
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偽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既去
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
臯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也雲光

以臯書生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納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他叔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凡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凶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抵遂安帝自梁洋還召遷大將軍貞元初伐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元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為鄉導臯計得雲南則斯虜不支乃間使招狝之稍稍通西南夷明蠻大首領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

行於殊俗則怫疾者化頑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雲南欸邊求內屬約束蠻鬼王驃傍直夢衝等繼吐蕃盟五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與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墮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強弱為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順正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蘇危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

蛮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蛮城龍谿於西山
保納降羗九年天子城益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
之乃命大將董勛張芬出西山靈關破俄和通鶴定廉
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捷難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
屯焚之南道元帥論奔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
乃城益州詔臯休士以功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
於是西山羗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還吐霸八國
酋長皆因舉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趨雲南而
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中天寶鮮子仲通下兵
南溪道隨閉至是蛮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谿黎州
出邛部直雲南置青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

蛮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
復雋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臯破輒卻之自是曩貢
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
此蛮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灵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
臯深入以撓虜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克臣趨石門無
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玘出黃崖略棲雞老翁臣高倜
王英俊由戕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城溪臧守
道至黎雋帝良金趨平夷路維明自靈關夏陽攻逋租偏
松城王有道涉大渡河陳孝陽率蛮首郡時等道西瀘攻
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十悉出塞日大破吐蕃拔其保
鎮捕侯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統州吐蕃釋灵朔兵使論奔

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深入師譟而奮虜大潰生擒莽熱馘諸朝帝悅進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會王叔文干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謂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臯與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太子監國又上箋太子暴叔文任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謚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為西南劇善撫士至雖婚嫁

皆厚資之婚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祿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橫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階鏤定秦字者有陸錫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由是議息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馳二越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沅黎越雋俱為邊城
迫於群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息南蠻事謂樵
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偏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
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螳前鋒魁捷皆擐五
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且蜀兵遇闕如
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蟲皆折兩吞鏃不能斃一戎而
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殘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
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南蠻殘我
自南康鑿公青溪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
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

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城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城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負人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遠伺塞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群蠻此舉大劍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糈飲豕十九如馘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以呵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

程束甲而趨扶戟而聞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踈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烏能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藉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善部相美地分卒為春夏則耕蚕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師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以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昇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种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也子以廕補官位至東
染院使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自凭欄
立磚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磚則更後一數之人亦復其
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
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惧走告之皆如期
知澠池縣旁縣山上有庙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
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與馬前云欲詣庙
中教手搏者傾城人随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
曾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
臾而上其權教皆以類初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為大

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民兵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於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初至青澗城教吏民習射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重徭役優爭亦

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思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思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思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思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遣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二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塞虜常濟河為患世衡數使屬羗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慕商賈使通其通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為屬吏所訟

不法事按驗皆有狀廊延路經畧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
立青澗城若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
及後知環州將行別龐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鉄石也今
日為公下淚矣慶曆三年春范仲淹巡邊至為環慶經畧使知
環州以屬羗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羗心而
青澗城已完乃奏從世衡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掘
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
至其帳慰勞部落是日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
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
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
子不我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涇原葛懷敏定州

之敗戎馬入縱於渭仲淹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
君分援涇原即時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為吾用自
此始君曰羗兵可用乃復教土人習孤矢以佐官軍由是
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力武自振夏戎聞
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
環為意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焰益張常有并吞
關中之意其將劉浪陵號野利王其號天都王元昊以為
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
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誘引冠帶因出師
以賊級與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畧司指揮使
且力為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

恩既深世衡反不礼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辞望世衡世衡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况敢辞桎楚乎世衡乃草遺野王利書二辞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辞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納衣間密縫之告嵩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画龜一幅棗一部為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重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别有書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

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召野利与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与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桎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官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斬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礼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於世

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
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佯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通擒
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
衡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而稱野利有
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留滯也度使
者至嵩即還而野利以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
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板以吊多述野利与天都
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
焚之以歸牋板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
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
和之策為中元元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

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
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撓卒
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并力擒之一日羗酋
鼓而出遂為所擒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也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
司理叅軍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米邊事熙寧詣關上
平羗策三篇其畧以為西夏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
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此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
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會蘭會斷古渭境盡
服南山生羗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
驚擾瞻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哺氏子孫惟董粘粗能自
立瞻征欺巴温之後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
能与西羗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
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令

諸羗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吞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賸征差盛為諸羗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蘇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元羗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制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渭涇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寵商賈之利取

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畧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罷師中以實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罷舜卿而命韓鎮之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為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後帥郭達上韶盜貨市易錢安石以為不足校徙達涇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於渭源堡及乞神卒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羗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聞則我師必後歸今入

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厭敵軍而陣今日敢
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閉師小却韶躬擐甲冒麾帳下兵逆
擊之羗大潰焚其庐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為之
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声而潛師越武
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
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
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茂通遠為一路韶以龍圖閣待制
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羗叛韶回軍擊之
瞎征以其間挾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
洮州境道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黨守河
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峽二州

疊洮羗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
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右諫議大夫資政殿
學士七年入朝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
日夜馳至熙州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
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
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
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叩定
羗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汾河分命偏將入南
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思立之覆師也羗勢復熾朝廷議
棄熙河帝為之盱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
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促

乞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
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
八千疋未幾召為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
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裨官吏細故韶欲罷瑊
王安石右瑊韶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
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
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為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
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
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耳初不欲令熙河作
路河峽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倘不求退必致不容韶本鑿
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

以故罷職知洪州年四病疽卒年五十二謚曰襄敏韶起孤
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
捷嘗夜臨帳中前部遇敵天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
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家出姬奏樂客張績醉
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
今失歡如此命酌大盃罰之談笑如故人亦其服量韶交
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羗老弱予以首
為功級韶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
蓋亦多殺徵云

